

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

林 素 清

提 要

春秋時代，文字的功能由純粹記錄語言，逐漸進展到兼具有裝飾與美化的作用，特別是一些莊重典雅場合所用的文字，其藝術氣息十分濃厚，這是研究中國文字發展史上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戰國以來，美術字體的發展日益成熟，不僅使用的範圍擴大，各類美術字體也紛紛定型。雖然美術字體種類繁多，然而各體所具有的共通性、規律性，正是當時這種字體所以能廣被接受，又普遍盛行的重要原因。

本文首先列舉實例，討論美術字體的類別、特徵、規律及流行地域等問題，並利用上述觀念對一些古文字（如石經古文、字書所見古文），提出新的解釋。其次，探討美術字體發展概況及對後來書體所產生的影響等問題，重新檢討「秦書八體」、「六體八技」中鳥蟲書與繆篆的各家說法，肯定戰國美術字體實為鳥蟲書、繆篆書體的濫觴，強調戰國文字在中國文字發展過程中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

壹、前 言

文字使用，經常處於演變狀態，商周以來，繁簡訛亂，變化不小，然而，基本上仍一脈相承，漸趨定型。直到春秋戰國之際，漢字形體上又有重大轉變，就是於傳統之外，明顯地重視字體美化，有瘦長體、鳥蟲書，各類型繁飾的增添，以及字體筆畫作多種變化等等，其裝飾和美化意味十分濃厚。這類型字體可說是由純粹記錄語言的功能，逐漸演變為兼具文飾作用的藝術品了。這種現象在一些戰國銅器銘文與紋飾配合無間，甚至一些直接利用鐫刻於器表的文字以替代紋飾的器物上，更充分顯示這些銘文足以和紋飾平分秋色，不分軒輊。像這樣充分運用文字來表達多樣藝術氣息，使文字與花紋同具藝術性的作風，堪稱中國文字在書法藝術上的重大突破。

郭沫若在〈周代彝銘進化觀〉¹文中曾大略指出這種現象，他認為：

1 錄自《青銅時代》附錄，頁271。台灣文治出版社翻印本。

要之鐘鼎銘文在其進化之第二階段有書史之性質。此性質以西周遺器爲最著，自春秋之中葉以降而衰微，蓋竹帛之用已繁，文史亦逐漸茂密，不能爲鼎彝所容也。有周而後，書史之性質變而爲文飾，如鐘鐃之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於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又如齊「國差鎗銘」亦韻語，勒於器肩，以一獸環爲中軸而整列成九十度之扇面形，凡此均於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爲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

全面檢討春秋戰國時代美術字體後，我們不僅爲中國書法藝術之多元性尋出根源，對於漢人所謂「秦書八體」、「八體六技」等說法，也有較清晰之認識。至於一些字書上所收錄的古文奇字形體，也能提出較令人信服的解釋。總之，春秋戰國美術字體是個值得研討的問題。

貳、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的類型

春秋中葉以來，字體普遍有瘦長化的趨向，主要流行於東、南方各國。如：齊侯盤（《三代》17·16下）、齊鐃（《三代》1.66—68）、子璋鐘（《三代》1.27—31）、沈兒鐘（《三代》1.53—54）（附圖一）、王孫遺者鐘（《三代》1.63—64）、禺邛王壺（《通考》442）、許子簠（《三代》10.23上）（附圖二）、蔡侯盤（附圖三）、蔡侯鐘（《五省》56）等。從時代先後看來，此體似乎源自齊、徐，然後漸次影響至南方楚、蔡等地。

在瘦長體主導之下，陸續產生多種與瘦長體相配合字體。(一)、於拉長字體之餘，往往又特意彎曲若干豎筆，使整個字體更具修長流轉之美感，例如：曾侯乙甬鐘（《文物》1979：7）（孚）、（時）、（邑）、（新）字，子可甬之戈（《巖窟》卷下·41）（子）、（可）字，蔡公子果戈（《三代》19.38.1、《文物》1964：7）之（子）、（果）等字。(二)、拉長部分偏旁或變換文字偏旁位置，以符合瘦長體之趨勢。如𣎵（變）作、鑄作、割作（曾侯乙甬鐘），賜作、深作（中山王壺器），湘作、灘作（鄂君啟節）等。(三)、於瘦長字體上添加飾筆，以助長字體之美感。如：戈作、，文字作、武字作（楚王畬璋戈，《金文總集》7554），孫字作、王字作、用字

作（楚王孫漁戈，《文物》1963：3），王作、自作（越王句踐戈，《文物》1966：5）等等。大致說來，前兩種類型，無論變直筆為曲筆，或是變更文字偏旁位置，都僅止於字體內部變化及調整，以達成字體美化之目的，此與後來產生的「繆篆體」，以及所謂字體推移、挪讓一類「規摹文字」²，實有異曲同功之妙，這類美術字體，我們不妨視為「繆篆」之濫觴。關於美術字體與繆篆的關係，將於第五章詳細討論。

至於上述第三類型，於字形外另添加之裝飾性筆畫或符號符紋飾，種類相當多，有圓點、小橫畫、斜筆、以及蟲爪形、鳥頭、鳥翼形等等。於本文第參章分別舉例討論。添加鳥、蟲形飾的美術字體，春秋中晚葉已頗流行，漢代另有「鳥蟲書」、「鳥書」、「蟲書」等專門名稱，漢魏以降，更推衍出一系列魚書、龍書、鳳書、龜書等等花體篆來，而添加點、畫一類簡單飾筆之美術字，也於春秋末葉陸續出現，然而，大規模且成系統地運用繁飾於特定的部位，則是戰國時期才形成的。換句話說，到了戰國時代，繁飾的添加幾乎已成一種習慣，這是十分獨特而有趣的現象。

總之，利用文字作出各式變化的美術字體，在春秋戰國之際多已能尋得一些根源，說明了這時文字已被充分靈活運用著。參照戰國時代對「＝」符的多重運用、成系統的文字簡化現象，以及特具作用的文字增繁等³，都一再顯示出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確有極特殊的地位。這也是撰寫本文的目的之一。

參、幾種春秋戰國常見的繁飾

文字添加繁飾，較早期有春秋中晚葉的鳥蟲書體，以及春秋中晚以來零星散見的一些增添圓點和橫畫字體，而大規模成體系地增添裝飾性筆畫，則無疑是戰國以來特有的習向。透過對飾筆添加情形的了解，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戰國文字詭譎多變的面貌，同時，對於當時存在的地域性文字差異，以及若干文字發展演變過程中一些訛變和混同現象，也能得出一些比較合理的解釋。

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十五上「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注云：「摹，規也，規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繆讀綢繆之繆。」藝文印書館影印經韻樓本，頁769。

3 參考林素清〈論先秦文字中的「＝」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十六本第四分；〈談戰國文字的簡化現象〉，《大陸雜誌》七十二卷第五期等。

(一)裝飾性圓點：

裝飾性圓點指並非文字結構所必需，而是基於美觀考慮而添加上的圓點。這種圓點的添加部位往往因字而異，數目多寡也不拘限。最常見的大致有三種情形：(一)添加圓點於垂直筆畫中點，以避免字形過於單調，其裝飾意旨相當明顯，如：羌作𦍋、王作𦍋。(二)填加圓點於字體空隙之中，如口作囗、𠂔作𠂔等，具有「填空」及「補白」意味，其具美化作用實不言可喻。(三)附加圓點於分叉筆畫之上，其作用應與第一類近似。以上三種裝飾圓點例皆見表一。

裝飾性圓點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繁飾，除秦文字罕見之外，戰國時代幾乎各地域都見使用。而漢代以來，也有一些例子，如「千秋」瓦秋字作𦍋，火下空隙添一小圓點，「千萬」瓦，千字作𦍋⁴，於千字四周空隙處分別填入四個小圓點為飾；「安平樂未央」瓦，除樂字筆畫多未填點飾外，其餘四字，分別添加二至四個小圓點，安作𦍋、平作𦍋、未作𦍋、央作𦍋⁵；漢「位至三公鏡」，公字作公⁶。（附圖四～八）等也同具裝飾作用。

(二)裝飾性短橫畫

橫短畫的增添部位，大致有三種類型：(一)加於橫畫之上。(二)加於垂直筆畫或分叉筆畫上。(三)口形空隙內（例見表二）。第一類加短橫於橫畫之上是一種極普見的風尚，除西秦之外，東方各國文字幾乎皆見此例。其流行始於春秋中葉，盛於戰國。由若干裝飾橫畫有無并見的例子，可更清楚看出其演變痕跡。如：侯馬盟書同時並用：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由這些例子可清楚看出這些短橫畫的添加是可有可無，無關緊要的。從有無並見，慢慢形成普遍使用，終於成爲一種習慣而大量使用了。第二、三類型短橫畫與前文討論的圓點附加部位全同，可知短橫畫與圓點同屬裝飾性飾筆，無關字義。第二類型在楚系文字最爲常見；第三類以

4 「千秋」「千萬」瓦見《秦漢瓦當文字》，《羅雪堂先生全集》四編，237、239、236頁，文華出版社，1968年。此外，璽文有𦍋（《彙》5471），《文編》、《彙》均未釋，若以加點飾於文字四周空間的情形來考慮，則璽文當可釋成「上吉」兩字。

5 靈河尖古城出漢「安平樂未央」瓦當，見《考古》，1980年第六期。

6 位至三公鏡，見《文物》1959年第四期，石家莊漢墓出土。至於容庚《續金文編》卷10.9釋「心」思君王鏡，爲心字，則是誤將鏡銘起首符號「...」誤識爲心字的一部分。

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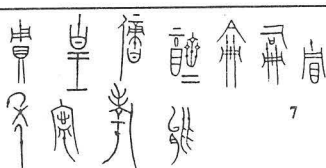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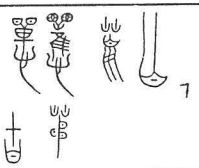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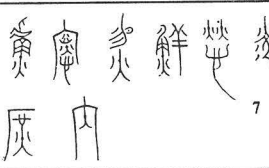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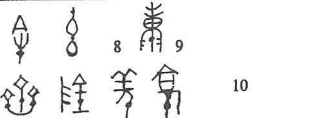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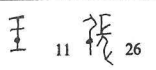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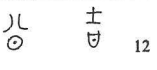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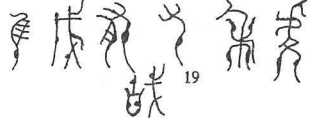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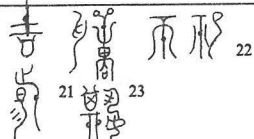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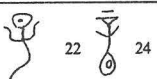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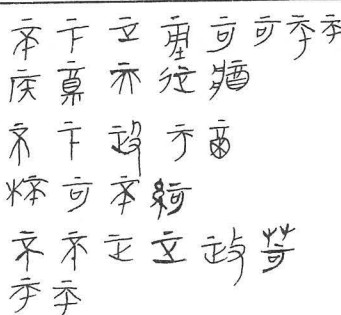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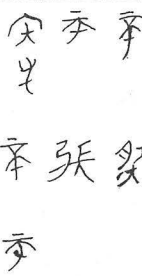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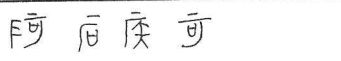
增圓點於垂直筆畫中點	增圓點於空隙間	增圓點於分叉筆上	國 別
			中山
			晉
			燕
			宋
			邾
			齊、陳
			蔡
			吳、越
			楚、曾
			其他

表 二

橫 畫 之 上	垂直、分叉筆上	空 隙 內	國別	器 名
齊 商 金 金 金 ²⁸ 而 亦 亦 亦 亦 ²⁹ 司 亦	大 大 大	金 古 古 古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³¹	三晉 (包括中山)	侯馬盟書 溫縣盟書 中山王譽器 ³⁰ 鳳羌鐘 狄氏壺 緱戾君鉞
天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齊	齊侯盤、壺 齊罇 國差鐘
亦 亦 亦 ³² 亦	亦		陳	陳子匱、平阿戈 陳侯午鐔 子禾子釜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蔡	蔡侯盤、鐘 蔡大師鼎 蔡公子果戈
亦 亦 亦		亦	邾	邾公華鐘 邾公欽鐘 邾太宰簠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徐	徐王義楚器 沅兒鐘
亦 亦 ³³			曾	曾侯乙鐘

𠄎			許	許子簠
			楚	楚繒書 鄂君啟節 楚簡 禽志鼎等
			其他 璽文	《彙》0993、 1160、1091 2632、3221 1186、4495

- 7 中山王譽鼎、壺，拓本見《金文總集》1331、5803、5805。
- 8 吉日壬午劍，《金文總集》7735、7736。
- 9 令狐君壺，《金文總集》5789、5790。
- 10 鳳羌鐘，《金文總集》7092--7106。
- 11 「王相如」印，《彙》0565，「王璿」、「王延」、《彙》0635、0634。
- 12 公字見「公孫之易」印，《彙》3897及「公孫安」「公孫馬」「公孫腹」印，《彙》3900、3893、3894等。「吉」字印見《彙》5055、5056。
- 13 賄（造）字，見宋公緄戈，《金文總集》7455。
- 14 用字，邾公鈞鐘，《金文總集》7027。
- 15 肇、經、康、叔、考、敢，齊陳曼簠《金文總集》2955、2956。
- 16 典字，陳侯因泮敦，《金文總集》3100。
- 17 猷、純，陳純釜，《金文總集》7870。
- 18 嘗、考，蔡侯盤《金文總集》6700。
- 19 隹、戊、有、又、禾、戠、虔、日、茲、悉，者汙鐘，《金文總集》7069--7081。
- 20 光，攻敵王光戈，《金文總集》7443。
- 21 虜字，楚王禽章戈，《金文總集》7554。
- 22 吉、獸、不、祀、子、且、文、命，王子午鼎，《金文總集》1304。
- 23 規字，子可規戈，《巖窟吉金圖錄》卷下，41。
- 24 音，曾侯乙甬鐘《金文總集》7101。
- 25 「邦肴」印，《彙》2176。
- 26 「帕張」印，《彙》3267。
- 27 「王紕」印，《彙》0495；「𠄎維」印，《彙》2755，「宋紕」印，《彙》1415。
- 28 見侯馬盟書，而又有不加橫畫飾筆作；、、。總計侯馬盟書中定字加橫畫為飾共125例，不加飾筆有100例。參字表。《侯馬盟書》里仁書局翻印本，頁327。
- 29 𠄎字亦𠄎、𠄎兩形，前者有1243例，後者僅47例。見字表，同（28）317頁。
- 30 此欄文字包括中山王譽鼎、壺、胤嗣圓壺及兆域圖銘文。其中定、而字同時出現加橫畫飾筆及不加橫畫兩形。
- 31 告字，中山王譽壺作，加橫畫於日中，而胤嗣圓壺作，不加橫畫。
- 32 子禾子釜𠄎、𠄎兩形並見。
- 33 曾子簠福字又作，𠄎上不加橫畫。

三晉系較多，兩者亦皆罕見於秦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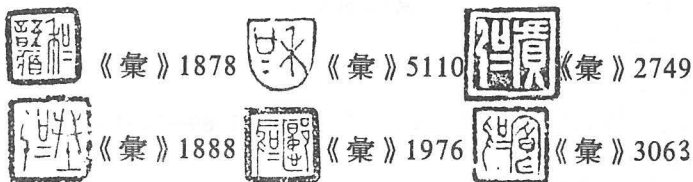
(三)裝飾性二短畫

戰國文字常見利用二短畫作為重文或合文的符號，筆者於〈論先秦文字中的「＝」符〉³⁴文，討論了「＝」來源、用法與類型等問題。除了重文符及合文符作用外，「＝」也被用在表示個別文字的簡省³⁵和增飾上³⁶，這種極為獨特的用法僅見於戰國時代，是中國文字使用過程十分罕見的現象。

裝飾性二短畫的添加情形，大致有兩種：第一類為加「＝」於大空隙中，以「ㄣ」和「冂」內最多，具有補白作用，以求字體的勻稱美。如：



此外，裝飾性二短畫也常見於合體字之左右形體所佔空間長短不一者，如𠂔、𠂔、鳴、𠂔等字，籍著「＝」的增添，以補足短者，求字體之勻稱均衡，並符合漢字方正美感之需求，於是成了：𠂔、𠂔、𠂔、𠂔等。這些寫法大多見於璽印文字，可說是璽印文字的特色，如：



又，三晉文字相字常於右下方增「＝」或「一」為飾，如：𠂔（庚壺）、𠂔（中山王譽壺）、𠂔（「相室」璽，《彙》4561、4563）𠂔、𠂔、𠂔、𠂔、（「相如」、「匈奴相邦」印，《彙》1859、3210、3984、0094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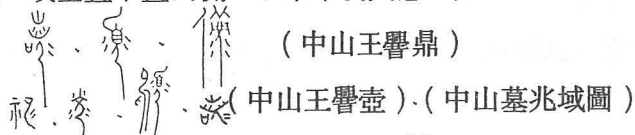
增添＝短橫為飾之例，以三晉系文字最常見，東方各國也偶見一二，而南楚、西

3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四分，頁801--826。

35 關於用「＝」於文字簡省上，請參關林素清〈談戰國文字的簡化現象〉，頁5--8，「三、利用橫畫代替部分形體」部分。《大陸雜誌》第七十二卷第五期。

36 裝飾性二短畫「＝」與當作重文符和合文符外形雖同，然而由其附加部位的不同，很容易區分。通常重文符和合文符皆標注於文字右下方（如子、孫、𠂔、𠂔），繁飾＝短橫則附加在所要補白處，（如：𠂔、𠂔、𠂔）。

秦則未曾見。另又有增=斜短畫爲飾之例，也多見於三晉，其添加部位也是文字空隙處，或垂直筆畫兩側，以求平衡美感。如：



又如璽文有 (《彙》1528)、 (《彙》4046、0926)等，上述各例可知戰國文字確有加=斜畫於字體左右兩旁爲飾之習。因此三體石經所見古文若作，婁作等也應是這類附加短畫於「𠂇」「𠂈」兩側之例，其時代正值戰國。³⁷

四增斜撇爲飾

增撇畫通常見於字體之右下方，如余作 (樂書缶)效作 (《彙》5293)等。此外，長作、 (「長寔」印，《彙》0745、0746、「長興」印，《彙》0749)𧈧作 (「男𧈧」印，《彙》2362、「長孫得」印，《彙》3933)；張作、 (「王張」《彙》0622、「戰張」《彙》9422)又，項作 (「喬項」印，《彙》1234)，弓作，(「弓襄」印，《彙》3139)、驕作 (「迺生驕」印，《彙》2622)等。值得注意的以上各例多屬燕印，故加撇「ノ」於、等形之右方者，爲燕地特有習尚。另見月作，也多見於燕，唯其「ノ」之加似另有別嫌之作用，故不在此討論。³⁸

至於三晉系文字則多見加「ノ」於形內側，如：待作、獻作 (皆見侯馬盟書)、賢作 (中山王墓石刻)等。而楚系文字添加「ノ」畫爲飾之例也多見於字體右方，如：事(史)作 (禽忒鼎)、隻(獲)作，(禽忒鼎)，客作 (「群東客鉢」，《彙》0160)， (王孫鐘、王子午鼎)等。

而在三體石經古文中，我們也發現若干加「ノ」之字，如辟作 (《多方》)𠂇作 (《君奭》)𠂇作 (《無逸》)等。這些「ノ」畫亦應以飾筆看待。

此外，作、制作、吝作 (三體石經古文)、王作 (楚簡)

37 類似的情形又有：𠂇字作 (三體石經《多方》古文)，子字作 (《說文》古文)，王字作 (《說文》古文)𠂇字作 (楚簡書)等。

38 肉作，通常見於三晉文字，似爲區別月與肉而設羨筆，如：肌作 (《彙》2454、2471)；骨作 (《彙》1672)、齋作 (《彙》2829、1336)、脅作 (《彙》1566)、肱作 (《彙》1745、1165)、胡作 (《彙》1301、1302、0561)脂作 (《彙》3972、1273)等。

等「ノ」，「彡」皆為飾畫。

(五)增添鳥、蟲、爪形及簡化鳥蟲形線條

增添鳥、蟲形為飾之美術字體，通稱為鳥蟲書，在春秋中晚期已十分盛行，大致可歸納為四大類：

〔一〕增一鳥全形

(a)鳥形添於字下：

 (用) (吳季子之子劍，《金文總集》7717)
 (玄、麥) (玄鏐戈，《鳥書考補正》25)
 (王、用) (楚王孫漁戈，《金文總集》7462)
 (王、作、用) (楚王畬璋戈，《金文總集》7554)

(b)鳥形添於字上：

 (用) (越王劍)  (越) (越王劍，《金文總集》7700)
 (越、州、句、用、作) (越王州句劍一、二，
《金文總集》7702 7703)

(c)鳥形添於字左：

 (侯、產、作) (蔡侯產劍一、三《金文總集》7687 - 7689)

(d)鳥形添於字右：

 (用戈)  (自、用、金) (甬公劍《金文總集》7723)
 (子) (王子于戈，《金文總集》7477)

〔二〕增雙鳥形

(a)雙鳥分置字之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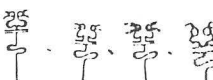
 (季) (吳季子之子劍)
 (王) (王子于戈)  (宋公尋戈、宋公緄戈，《金文總集》7456、7455)
 (用) (子賈戈，《金文總集》7427)

 (用、玄、夢) (玄鏐戈三《鳥書考補正》26)

(b) 增雙鳥於字下

 (自、僉) (越王州句劍，《金文總集》7702、7703) (附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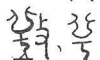
(c) 增雙鳥於字上

 (王) (越王州句劍、越王矛、句踐之子劍、越王丌北古劍《金文總集》7702-3, 7634, 7698, 7700, 7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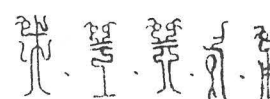
〔三〕增簡化之鳥、蟲形紋飾

 (侯、產、效、畏、蔡) (蔡侯產劍一、三《金文總集》7688、7689 (附圖九))

 (易、於) (越王矛，《金文總集》7634) (附圖十一)

 (攻、王) (攻敵王光戈《金文總集》7443)

 (公) (宋公緄戈)

 (越、王、丌、作、用) (越王丌北古劍，《金文總集》7743) (附圖十二)

 (戈) (新昭戈，《金文總集》7463)

 (戈) (楚王畬璋戈，《金文總集》7554)³⁹

〔四〕增蟲、爪形

 (之、子) (王子匱，《三代》17·25)

 (民、考、孝、卑) (王子午鼎，《文物》1980:10)

 (王子于戈) (攻敵王光戈，《金文總集》74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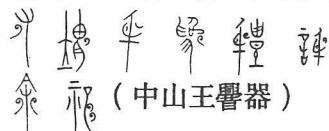
增添鳥、蟲形或簡化鳥蟲紋飾以吳、越、楚、蔡等地文字最為常見，齊魯、三晉以及西秦皆未見。是東南地域特有的繁飾。若再仔細區分，也不難發現各地間也有若干差異，例如：增添單鳥或雙鳥於文字之上方者以越文字最多，且其鳥形事實上更類似鳥形。至於介於鳥、獸間之頭形紋飾則似為吳、宋之特有風尚。

39 參本文第肆章。又另有僅於筆畫起首部分加粗如鳥頭形者，如秦字作 (《彙》3853、4131)，係燕地特有寫法，不另作討論。

(六)其他繁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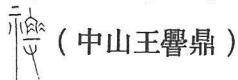
〔一〕渦狀紋飾

渦狀紋 e 有左右向及並列等多種形式，如：



大抵渦紋方向視所需補白之空間形狀而定，數目多寡也視空間大小而加。此類繁飾皆出於河北平山縣中山王諸器，疑係該地特有之繁飾。

〔二〕「」形飾



加「」為飾僅此一見，疑由「=」、「」飾演變而來，亦中山特有繁飾。

透過以上幾種常見繁飾舉例，我們對於戰國文字繁飾添加和各地域繁飾使用情形的了解是這樣的：

一、幾種常見繁飾如：「」、「」、「=」、「」、「」、「」、「」等，筆畫皆簡單，所佔空間也不大，很適於文字補白和裝飾之用。

二、與鳥蟲書配合使用之鳥書化文字，所添加之繁飾則以蜿蜒盤旋之曲筆為主，如：

「」、「」、「」、「」、「」、「」等形，十分強調字體流轉的動態美感。同時，為配合春秋戰國文字趨於瘦長纖細體的流行，上述繁飾絕大部分是添加在文字的上方或下方，一方面可藉以拉長字體，另方面則可增加字體蜿蜒婀娜之美感。

三、飾筆添加的部位並不固定，數目多寡也不拘限，全憑書寫者靈活運用。例如者鐘「日」字有、兩形；中山王譽諸器銘中「司馬質」之質字，也同時出現、兩形。此外，同一個字可同見添加繁飾和不加繁飾兩種寫法，如中山王譽鼎：「夙夜不解（懈）」、方壺：「夙夜匪（匪）解（懈）」，夜字皆作，而胤嗣圓壺則不加繁飾「e」，並省作形（「日夜不忘」）。又中山王譽壺：「余（知）其忠諄（信）也」，余字作，添加兩渦狀紋為飾，而譽鼎：「今余方壯」余字則不加紋，另加「白」旁，寫作.

- 四、繁飾的選用，基本上是自由的。如：祀字在中山王諸器中就同時出現有添加「ㄩ」及「ㄙ」兩種飾筆，中山王譽鼎及胤嗣壺作 𠄎，中山王譽壺則作 𠄎。故繁飾的有無、多寡，甚至種類形式，都是相當自由的。
- 五、春秋戰國時代除西秦文字少見繁飾外，一般地域使用繁飾的情形十分普遍。尤以三晉、楚及吳越等地所用繁飾較多，如點飾、蟲鳥飾皆經常出現。燕國特有加斜筆為飾之習，其他各地則以加短橫畫或圓點為飾的情形較多。
- 六、加圓點或橫畫於垂直筆畫中點為飾，是戰國文字中最常出現的繁飾，使用範圍也最廣泛，除秦地外，幾乎各地文字皆有此例；加圓點和橫畫於分叉筆畫中或空隙間之裝飾方式則以三晉和楚文字最多，添加橫畫為飾類以楚文字居冠。
- 七、「＝」、「ㄙ」、「ㄩ」、及「ㄎ」飾僅見於三晉系（如中山國等）文字。
- 八、加鳥蟲形飾例未見於秦及北方各國，只盛行於楚蔡吳越等地。其中鳥形或鳥頭紋飾僅加在文字上方者為越地獨有，且越文字所附加鳥形往往更接近水鳥之形。至於鳥紋類似獸頭者則僅見吳、宋。簡化的鳥紋和彎曲線條交錯使用的方式，以吳越地域所見較多，楚地次之。蟲爪形紋飾的添加以楚文字最多。

肆、鳥蟲書重探

鳥蟲書是指以篆書為基礎，加上鳥、蟲形繁飾，或變化字體筆畫使之盤旋彎曲如鳥蟲形的美術字。鳥蟲書、蟲書名稱，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及許慎《說文解字·敘》，是六體，或八體之一（《漢志》）云：

漢興，蕭何草律，……太史公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⁴⁰

說明了西漢初年，蟲書是六體之一，用於書幡信，并由太史用來課試學童。許慎《說文解字·敘》則以蟲書為「秦書八體」之一，他說：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

40 《漢書》卷三十，藝文印書館景印王先謙《漢書補注》總頁885—886。

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⁴¹

照許慎說法秦代已有蟲書，是日常應用的八體之一，至新莽整理古字時之六書，另有鳥蟲書名稱。許慎《說文解字·敘》又云：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⁴²

因此蟲書之稱較鳥蟲書為早，顏師古注《漢志》云：

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⁴³

段玉裁注「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云：

上文曰蟲書，此曰鳥蟲書，謂其像鳥或像蟲，亦稱羽蟲也。⁴⁴

似乎都認為蟲書就是鳥蟲書，因為「蟲」字廣義地可泛指一切毛羽、鱗蟲⁴⁵等，故凡添加像鳥或蟲形為飾之字體，皆可統稱蟲書，也可稱為鳥蟲書。

至於鳥書一詞則出現得較晚，如晉衛恆《四體書勢》敘述王莽六書時，逕稱鳥蟲書體為鳥書而不提及蟲書。他說：

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⁴⁶

以後則多襲用鳥書之名。如北朝王愔《古今文字目》原文雖佚，然所存目錄書三十六種，有「鳥書」及「蟲篆」兩類。唐玄度《論十體書》云：

鳥書，周史官史佚所撰，粵在文代，赤雀集戶，降及武王，丹鳥流室。今此之

41 《說文解字注》卷十五，頁766。

42 同(36)，頁768、769。

43 同(35)，頁886。

44 同(36)，頁769。

45 《說文解字》卷十三上「虫」字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加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為象」（段注本頁669、670）可見虫的範圍很廣。而《大戴禮記·曾子·天圓》說：「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毛蟲、羽蟲、介蟲、鱗蟲、倮蟲實際已包含了所有飛禽走獸及人類了。因此，蟲字可廣義地包括鳥類，故凡添加蟲鳥昆蟲一類飾筆的文字可統稱蟲書。東漢以後更明確的改用「鳥蟲書」一詞，其含義應同於蟲書。

46 《晉書》卷三十六《衛恆傳》。鼎文書局印行新校本《晉書》頁1063。

法是寫二祥者焉，以此書題幡者，取其飛騰輕疾也。又一說云鴻雁有去來之信

。47

崔豹《古今注》也說：

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為信幡也。……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⁴⁸

更有於鳥書外又另分出「篆體」，如《古今文字志目》書三十六種，有鳥書、蟲篆、鳳書、魚書、龍書、龜書等等。韋續更有「五十六種書」，有「鳥書」、「蟲書」、「傳信鳥迹書」等分別，並有如下說明：

十二、周文王時赤雀銜書集戶，武王時丹鳥入室，以二祥瑞，故作鳥書。……

二十二、蟲書，魯秋胡婦浣蠶所作，亦曰雕蟲篆。二十三、傳信鳥迹書，六國時書節為信，象鳥形也。⁴⁹

其他如僧夢英「十八體書」也以史佚作「迴鸞篆」，魯秋胡妻作「雕蟲篆」等。這些說法皆無實據，不足為憑，而由上述諸家說詞中，不難看出史實與傳說比附的情形了。

。

東漢以降又另有「鳥篆」一詞，見於史籍有：《後漢書·蔡邕傳》：

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⁵⁰

又《後漢書·陽球傳》：

或獻書一賦，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⁵¹

《三國志·衛覬傳》：

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⁵²

上述「鳥篆」之含義似較「鳥書」或「蟲書」為廣，似指包括鳥蟲書在內的古篆體文

47 《古今圖書集成》冊六十三，「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二卷引。又本條「王」字原作朝，據「五十六種書」改。

48 《古今注》卷上，頁二下至三。畿輔叢書本。

49 引自《歷代書法論文選》頁278、279。華正書局七十三年版。與《古今圖書集成》所錄字句小有出入。

50 新校本《後漢書》卷六十下，1991—1992頁。

51 同上，卷七十七《酷吏列傳》，2499頁。

52 新校本《三國志》卷二十一，612頁。

字而言，或泛指古文書法、書藝，與專指附加鳥、蟲形紋飾的篆字不同，故不予討論。

鳥書的起源，董作賓先生有〈殷代的鳥書〉⁵³文，認為鳥書始於商代，以玄婦方壘、卜辭「高祖王亥」為最古。僅於字旁添加鳥形圖案作為裝飾，其鳥形圖案純為附屬品，極易與該字形體分割。春秋、戰國時之鳥書則變化較多，除了單純附加鳥形於文字旁外，又每見字體與鳥形混而為一，難以離析。因此容庚〈鳥書考〉首先區分鳥書形式為三種：

一于原字之外加一鳥或兩鳥以為紋飾，去其字仍可成字者，如彝公劍、吳季子之子劍是也。一鳥紋與筆畫混合不易分離者，如越王劍、自作用戈是也。一筆畫作簡單之鳥紋者，如緤仔印是也。⁵⁴

在〈鳥書三考〉文中，容庚更具體舉子口戈為例，說明鳥書的種類云：

余嘗謂鳥書之體，一于原字之外，加一鳥或兩鳥以為紋飾，去其鳥紋仍可成字者。一鳥紋與筆畫混合不易分離者。一筆畫作簡單之鳥紋者。此戈并字作一鳥，用字作兩鳥，戈字鳥紋與筆紋與筆畫混合，子字之字筆畫作簡單之鳥紋，……⁵⁵。

子口戈銘：「子口（按：容氏以為似是并字）之用戈」五字，而具備鳥書中三種型式，可知運用鳥書時鳥形之添加形式，並不嚴格限制，而是因字而異，充分顯示了裝飾性文字的特點。同時通篇文字中，未必字字皆作鳥書，容庚曾檢討道：

其字有全作鳥形者，如冊口帶鉤，自作用戈是。而以不全作鳥形為多。……

公劍十四字，鳥書五字，吳季子之子劍十字，鳥書三字⁵⁶。

可知鳥形紋的附加與戰國文字常見的「・」、「—」、「＝」等繁飾，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視各字的需要而自由添加的，其為美化字體的作用是類似的。

容庚是首先對鳥書問題作有系統研究的學者，先後撰寫〈鳥書考〉、〈鳥書考補正〉、〈鳥書三考〉⁵⁷，共收錄三十三件鳥書器。一九六四年，又收錄新出資料，再

53 《大陸雜誌》六卷十一期。

54 《燕京學報》十六期，203頁。

55 同上，二十三期，287頁。

56 同（54）。

57 三文分別載《燕京學報》十六、十七、二十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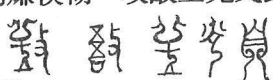
作〈鳥書考〉⁵⁸，對傳世四十件鳥書器銘，進行全面考察，並作概要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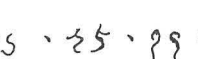
以上列各器觀之，其有人名可考者，始於吳王子于（即位於公元前五二六年）、楚王孫漁（卒於公元前五二五年），其次則宋公欒（公元前五一四～四五一年）、楚王畬璋（公元前四八八～四三五年）、蔡侯產（公元前四七一～四五七年）、越王者旨於賜（公元前四六四～四五九年）、越王丌古北（公元前四五〇～四〇四年），終於越王州句（公元前四四八～四一二年）。假定王子于及王孫漁作器於公元前五五四年，至宋公得之卒於公元前四〇四年，則鳥書之流行不過一百五十年，其有國名可考者，為越、吳、楚、蔡、宋五國，而以越國所作器為最多。

然而對鳥書、鳥蟲書、蟲書和鳥篆等名稱是否有別，則交待不清。例如〈鳥書考補正〉於攻敵王（容庚作工字）光戈云：

攻敵王光戈……銘「攻敵工光自」五字，背一字不可識。……此六字雖無一作鳥書……又以鳥篆皆出自吳越推之，則光當公子光未立為王時所作也。

既然攻敵王光戈銘六字中「無一作鳥書」，却列入鳥書行列來討論，又認為「鳥篆皆出自吳越」云云，似乎將該戈銘另以「鳥篆」待之，可見容庚先生對於鳥書或鳥篆的定義仍嫌模糊。攻敵王光戈銘作：

（正面五字）（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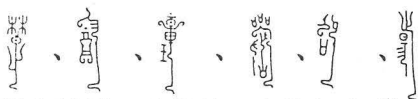
背面字不識，正面五字中「攻」、「王」、「自」皆於筆畫首尾另添若干彎曲線條如：等，皆非鳥形或簡化鳥紋，故不能歸屬於〈鳥書考〉三種類型之任一形式，且容先生既承認此戈「無一字作鳥書」，却不明言將此戈收入〈鳥書考補正〉文的理由，若是此類文字可隸屬鳥書或鳥篆，那麼如蔡公子果戈」（見附圖十三），字體盤旋彎曲，與攻敵王光戈銘相當近似，這類字體能否納入是書或鳥篆之列？再以楚王畬璋戈為例，此戈容庚〈鳥書三考〉已收，並云：

……銘云：「楚王畬璋嚴龔祝，作乾戈，以邵揚文武之戈用」十八字，鈿金。

楚王畬璋戈（見附圖十四），戈銘十八字中（王）、（乍）、（用）等

58 1964年《中山大學學報》。

字都附鳥形，無疑地均合於容庚鳥書類。至於其他



等字僅於部分筆畫之首尾附加曲筆而已，與蔡公子果戈銘同，且與楚王禽肯盤之（楚）、王（王）近似，皆非鳥書。由於這類字體經常與加鳥形之鳥書體同時出現，學者往往另稱之為鳥篆。如蘇瑩輝先生〈論先秦時期以鳥篆銘兵的動機〉⁵⁹文就明白指出：「楚王劍銘皆作鳥篆」，並進一步說明道：「指銘文字體已逐漸鳥書化而言」。此說顯然較容說更謹慎。蘇先生認為鳥書的形成是由鳥篆逐漸演變而來的，他說：

降逮成周以後，鳥篆（指銘文字體已逐漸鳥書化者而言）漸興；至戰國而大盛！早期者如「鳥篆鐘」（僅三數字有鳥形），乃至「越王鐘」（即容考以僞銘錄入者）、「奇字鐘」（善齋著錄者銘文六十字。藏高安熊氏者銘亦四十八字）之類，其鳥形（或附加之鳥形）文字均佔極少數。晚期者如「越王矛」（全文六字，加鳥形者四字。）、「自作用戈」（全文四字皆有鳥形）、「玄鏐戈」（其二，全文二字皆有鳥形。其三，全文六字，附加鳥形者五字。以上五種均見容考著錄。）、「越王戈」、「楚王禽璋銅劍」（劍臘上有金絲嵌成之鳥篆銘文八字。金匱論古初集著錄。）之類，其鳥形幾徧全銘，似已由殷周彝器之「附加少數鳥形」（偶然的）期，寢假而為「專以銘兵」（非偶然的）之吳、越、楚三國鳥書。

由「偶然的」至「非偶然的」；由少數附加鳥形，至幾遍全銘，確已道出鳥書發展的經過。若以春秋晚期的楚王孫漁戈（附圖十五），和戰國初期楚王禽璋戈為例（見下表），即可十分清楚地看出其間差異（即鳥書化）的情形。前期鳥書除了若干字加上鳥形外，其餘部分鮮有變化，而後期演變成無論添加鳥形與否，字體本身也作盤旋彎曲筆畫，或甚而附加一些彎曲筆畫，來加強流動飄逸的美感。如王字作，除鳥形紋飾外，又加上「𠂔」形為飾，例如楚字則於末筆之下作盤旋曲筆，這就是蘇瑩輝先生所稱的鳥書化字體了，或又稱鳥篆。

前文已提及蟲書來源甚早，且較鳥蟲書名稱更早，是否因漢以來另有鳥篆之名，

59 《民主中國》八卷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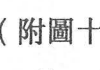
楚	王	之	用	
				(楚王孫漁戈)
				(楚王畬璋戈)

故學者多只論鳥書而不及蟲書，於是蟲書名稱反為後世淡忘？究竟戰國時代有無蟲書？鳥書與鳥蟲書間有何差異等問題，容庚、蘇瑩輝或馬國權⁶⁰諸先生皆未作討論。例如容先生只討論添加鳥紋之字却不及蟲書，甚至在前人使用蟲書名稱時直斥為誤。其〈鳥書考〉「作用戈」條引黃廷堅跋李伯時所藏篆戟文云：

龍眠道人⁶¹於市人處得金銅戟，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山谷文集》卷二十八）。黃氏蓋誤以鳥書為蟲書。

容庚主觀認定黃山谷「誤以鳥書為蟲書」，却又未能明白指出鳥書與蟲書之別，僅據篆戟文就肯定必非蟲書，直斥黃山谷之誤，是有待斟酌的。無論《漢書·藝文志》或《說文解字·敘》，皆有「蟲書」，而山谷謂「蟲書妙絕」，至少說明唐宋人仍有此稱。因此，討論鳥書而避去蟲書問題，是不合理的。

傳世古文字中可確認為附加蟲飾者極少，唯有王子匱（《三代》17·25）銘：

「王  」（附圖十六）「之」字下附加兩個蟲形作，應即蟲書。至於子字，則添加爪紋四處，作形。或為蟲爪紋，或只是蟲形之省？疑即另一種形式之蟲書。七、八年前出土「王子午鼎」（附圖十七），其銘文字體十分奇特，於首、尾筆畫，或較長之筆畫上，往往極加延申，並加添爪形紋飾，與王子匱之「」字，有異曲同功之妙。這類加蟲爪形紋飾之字體，如：（考）、（孝）、（趨）、（毆）、（初）、

60 馬國權〈鳥蟲書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輯，139—176頁。

61 商務印書館印叢書集成本《山谷題跋》卷四作「龍眠道人」。

 (制)等亦可稱為蟲書？

總之，能具備「蟲形」繁飾之字體實不多見，比起春秋、戰國加鳥形飾之字體，真有天壤之別。令人不解的是，何以竟取較罕見的蟲書來涵蓋較常見的鳥書呢？雖然前文談及蟲字可泛指一切羽蟲、鱗蟲，而唐宋書家又何以稱作用戈篆文為蟲書，也頗難理解。因此，蟲書所包括的範圍，應有另一番看法才是。或許如王子午鼎銘這類與點飾配合（如趯字），末筆儘量延申，多彎曲盤旋筆意（如字）等，也因帶象蟲子蠕動爬行之狀，故統稱為蟲書？

一九七三年甘肅居延肩水金關遺址曾發現一件紅色織物，書有「張掖都尉榮信」（見附圖十八）六字，字跡顫動彎曲十分明顯，又因正好是書寫在「幡信」之上，於是李學勤懷疑這類書體就是蟲書。李學勤於〈談張掖都尉榮信〉文中說道：

「張掖都尉榮信」幾個字的筆畫多微作屈曲，與常見篆體不同，而與「薄戎奴」等漢印有近似處。〈說文敘〉稱秦書八體：「四曰蟲書」，新莽六書「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新莽與這件榮信的時代是相近的。所謂鳥書，是在字的筆劃間附加鳥形，研習文字的人比較熟悉。至於什麼是蟲書，則至今尚無定論。這件榮信上的字體。似乎故作蜿蜒，是否就是專門用來書寫幡信的蟲書？這個有趣的問題有待深入研究。⁶²

基於上述推論，馬國權〈繆篆研究〉⁶³文，將凡字體之筆劃曲折迴繞者皆歸入「蟲書」體。他說：

蟲頭不像鳥頭，特徵並不明顯，主要以身子的蜿蜒回繞，作為這一書體的徵象，不僅銘旌和榮信上的文字是蟲書，而漢代瓦當「永受嘉福」的字體，以及漢印「祭睢」、「東憲私印」，之類的文字也應該是蟲書……晚清文字學者陳介祺，在他的《十鐘山房印舉》中，把這種回繞蜿蜒的字體屬之「爰篆」（見「舉二十八」，涵芬樓本四十八至五十頁），這固然缺乏足夠的論據；如今改叫作「繆篆」，也同樣不確切。曾在歷史上通行一時的鳥蟲書，不會獨存鳥書一種，而構寫較為容易，應該流布更廣的蟲書，反而渺然無傳，過去沒有人把它

62 《文物》1978年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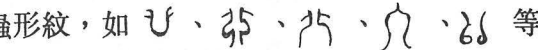
63 《古文字研究》第五輯266—267頁。

確指出來，只是未及細察而已。

於是他將傳統所認為的「繆篆」分出一部分歸入「蟲書體」，至於兩者的區別是：

形體屈曲填滿，而線條平直的是繆篆，整個字的筆道都曲折回繞則是蟲書⁶⁴。

關於繆篆的解釋，筆者另有不同的看法（詳下文），至於「整個字筆道都曲折回繞」，像蟲體盤旋扭曲之狀，應即蟲書，似乎已指出蟲書特徵了。馬國權所舉「永受嘉福」（附圖十九）、「祭睢」（附圖二十）、「東憲私印」（附圖二十一）和前文李學勤所舉「張掖都尉柴信」應該就是漢代蟲書，而本文提及「蔡公子果戈」、「王子午鼎」等字體，以及經常和鳥書共同出現的所謂「鳥書化字體」如：、等特意迴繞、盤旋的字體，就是先秦時代的蟲書了。

本文前節所述戰國繁飾中簡化鳥、蟲形紋，如 等之增加，不外於誇張文字盤旋迴繞之美感，其蜿蜒曲折頗似蟲體伸展蠕動之態，和附加鳥頭、鳥羽或蟲形、蟲爪所呈現出的飛展和飄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又同具字體修長、流麗之共同點，可以配合使用，適於同時運用在一篇文字中，故又合稱為「鳥蟲書」。由於蟲書出現較早，而蟲字又可泛指一切羽蟲，因此「蟲書」一詞已足以涵蓋鳥書和蟲書了。蟲書體和鳥書常相互參用，多施於兵器銘刻。至於不加鳥飾之蟲書，則多用於樂器上，如郢原鐘、吳王鐘、越王鐘⁶⁵等。

春秋末葉以前所見之鳥書，其附加鳥形之字通常只佔全篇文字之少數，而所附加之鳥形往往較容易與本字拆離，不加鳥飾之字也少作變化，很容易分辨出附加鳥形與不加鳥形之字來。如：吳季子之子劍、楚王孫漁戈等。戰國以後鳥蟲書則不然，不僅鳥飾增加，鳥飾與本字之結合也較為密切，不易拆離。很明顯的不同更在於那些不加鳥飾之字也作部分變化，以與鳥蟲書體相配合，其變化方式通常是：刻意盤旋迴繞，或添加簡單彎曲線條，使通篇文字更趨一致，且更為流麗生動。如：楚王畚璋劍、越王丌北古劍、蔡侯產劍等。

64 同上，267頁。

65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著錄「商鐘」銘四件，其中一至三器容庚稱為「越王鐘」，第四器或釋作「吳王鐘」，見曾憲通〈吳王鐘銘考釋〉，《古文字學論集》初編，355—390頁，香港中文大學印行。

一篇鳥蟲書體文字中，凡附加鳥、蟲紋飾字，多數是筆畫較少，或字體本身變化不大，所佔書寫空間較短而橫者（如：王、自、用等字），這些字體之添加鳥蟲紋飾，有助於拉長字體，使之更適作彎曲盤旋。而不附鳥形者，大都是筆畫繁多或字形本身較長，（如：楚、畬、璋等字），因只需略伸展上下筆畫，或稍作些轉折彎曲，即可成瘦長紆曲，富於變化的美術字體了。若比較楚王畬璋劍和楚王畬肯盤兩銘，前者為鳥書，王字增鳥形飾作形；後者為瘦長體加肥筆，王字增形曲筆作，雖各添加不同繁飾，而所表現之美感，却仍有其共通處。因此，檢討鳥書成因，除了取其「象徵衝刺迅速」之義外，其為配合戰國時代流行瘦長字體，也是十分重要因素。

鳥形飾雖同時同地之作，也可以有大差別。以蔡侯產劍（見圖九）為例，蔡字同見：及形，為差別頗大的異體；又如產字也可以出現、等繁簡不同的寫法。可知鳥蟲書在運用上十分自由，表現出濃厚藝術氣息和圖案化趣味。

由地域上檢討鳥書使用範圍，以吳、越、蔡、楚等地最多，宋也有形式特殊的鳥書。至於三晉、秦、齊、各地則未見。因此，鳥書屬南方文化系統，或與殷商文化有若干關係。

伍、美化字體與繆篆

前文所討論的美術字，皆指增添了字體結構以外的飾筆，以求美觀的字體。然而除此之外，戰國美術字體又見不加繁飾，僅在原有筆畫間作一些變化，以符合美觀目的情形。例如：變化部分直筆為曲筆；變橫畫為圓點；部分筆畫以肥筆表現；以及變換偏旁位置等等，也是習見的字體美化方式，筆者認為這些類型的美術字體正是漢代六體中的「繆篆」體，因其中大量運用到璽印文字上，許慎才又有「所以摹印也」之說解，事實上繆篆的施用範圍並不僅限於印章。

戰國文字中不加繁飾的美術字體，大致分成以下幾類：

一、變直筆為曲筆，如：

          (中山王響鼎)
          (中山王響壺)

𠂔 (工獻大子劍《金文總集》7744)

𠂔 𠂔 (子可戈《巖窟》下·41)

𠂔 (蔡侯鐘《金文總集》7125)

𠂔 𠂔 𠂔 𠂔 (蔡公子果戈《金文總集》7450~52)

這類字體在戰國璽文中也有若干例子，如單字璽 𠂔，羅福頤《古璽文字徵》收入附錄⁶⁶，其實此字左右兩側曲筆應即由橫畫變化而來，其性質與夕作 𠂔、小作 𠂔 是相同的，故 𠂔 即生字的美術字⁶⁷。又同書附錄頁二有 𠂔，羅氏亦無考釋，若依據戰國文字直筆曲線化的例子看來，𠂔 就是汜字⁶⁸。又：璽文和字作：𠂔《彙》5111、禾作 𠂔《彙》5112，尔(鈔)字作：𠂔《彙》5243、𠂔《彙》5244、𠂔《彙》5245；明字作：𠂔《彙》5083；尚字作：𠂔《彙》5073、𠂔《彙》5075；昌字作 𠂔《彙》4994、𠂔《彙》4995等，都是筆畫做些曲折變化的美術字體。

漢代文字中也有不少這種類型的美術字體，特別是書寫空間較受限制的瓦當和璽印文字，往往變化直筆為彎曲線條，以適應形狀、大小各異的書寫空間，以「千秋」、「萬歲」、「千萬」、「千秋萬歲」⁶⁹、「樂未央」⁷⁰等瓦為例(附圖二十二~二十七)，有：𠂔、𠂔、𠂔、𠂔(千)，𠂔、𠂔、𠂔(秋)，𠂔、𠂔、𠂔(萬)，𠂔(樂)等不同寫法。漢印文字也屢見筆畫多曲折的字體，尤其是筆畫較少的字，為避免過於單調，常利用彎曲線條來美化，於是王字作 𠂔、𠂔、𠂔；中字作 𠂔、𠂔、𠂔；子字作 𠂔、𠂔、𠂔；巳字作 𠂔、𠂔⁷¹等皆然。

類似的字體，在西漢初中期流行的方格銘文帶鏡銘中見得十分清楚。這類銘文由於安排在方形範圍內，因此無論篆體或隸體，皆力求方正，筆畫間則多作調整，例如 𠂔(見)，𠂔、𠂔(光)，𠂔、𠂔(毋)，𠂔、𠂔(長)，𠂔、𠂔(貴)，𠂔(樂)，𠂔、𠂔(央)等(附圖二十八~三十三)可知這類規摹字

66 見《古璽文字徵》附錄四下。

67 《古璽彙編》已釋為生，(5164)，又收 𠂔 (5165)及 𠂔 (5166)兩異體。

68 《古璽彙編》5745「𠂔 𠂔」釋為「星沼」。

69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四編〈秦漢瓦當文字〉頁305、238、217、233。

70 「樂未央」瓦當，福建崇安出，見《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四期。

71 見《漢印文字徵》卷1：4；1：7；14：15；14：18等。

體絕非僅用於印章。由上述銅鏡，瓦當的時代看來，繆篆的形成和運用，應在西漢初到中葉之間，然而大量使用在印章之上，則是西漢中晚期以後。

正因為璽印文字僅容於「方寸」大小空間中，有限的空白內故特別需要規摹與經營，於是這類美術字體就被廣泛地運用了。基於璽印文字常見這種篆體，漢人因而有「所以摹印也」的看法和解釋，似乎認定繆篆是摹印專屬字體，事實上繆篆的運用範圍絕不僅限摹印一途。

近來馬國權先生有〈繆篆研究〉一文，作了這樣的結論：

形體屈曲填滿，而線條平直的是繆篆，整個筆道都曲折回繞的則為蟲書。

至於繆篆性質，馬國權有這樣說明：

繆篆這種書體，由於它產生於古今文字的過渡時期，在結構方面，往往篆隸互用，而用途上又有其自身特點，可以作些美化加工……繆篆的形體若就性質特點而言，可以大別為九類。有些是文字性質的區別，如遵古，合篆，從隸，訛變等，有些是結體上的變化，如盤迴、挪移；而增篆、減篆、變篆則含有兩者因素在內。⁷²

這樣的分類固然細膩，但似乎只能就漢印範圍來談，對其淵源和應用情形則未作說明，根據《漢書·藝文志》太史公以蕭何草律「六體」試學童，其中已包含了「繆篆」體，故拿漢印，甚至是後漢印為據來分析繆篆，筆者認為稍嫌狹窄。晚清學者陳澧在《摹印述》中談及三體篆書中的繆篆體云：

三曰繆篆，世所傳古銅印字是也。漢延光殘碑、張遷、韓仁碑額，即繆篆體，漢晉銅器，及瓦當文、甄文，亦多此體。⁷³

將繆篆的範圍擴大，應是較合於情理的。

二、變橫畫為圓點

西周時代銅器銘文常見筆畫間作圓點，如 𠂔（大鼎、命簋）、𠂔（大簋、師害簋）、𠂔（矢令彝、大簋）、𠂔（康侯鼎）等。西周中晚期以後，金文表現圖畫意味漸淡，粗筆和肥筆逐漸線條化，於是 𠂔 作 𠂔（者汧鐘）、𠂔 作 𠂔（武

72 同註（58），頁267、278—279。

73 《美術叢書》初集。

生鼎)、作 (鄂侯簋), 顯然這是合於漢字演進規律的。然而, 春秋晚期之後, 特別是戰國文字中又出現了大量使用圓點取代橫畫的情形, 這絕非復古或擬古, 而是在盛行加添圓點為飾的風氣影響下, 某些特別工整的字體中常使用圓點取代橫畫, 以增加文字華麗美觀。

如:

       (中山王譽鼎)

       (中山王譽壺)

     (胤嗣圓壺)

       (鄂君啟節)

   (蔡侯盤)

    (屬羌鐘)

    (邾公鈎鐘)

 (「萑壬」印《彙》2291)、 (「肖成」印《彙》0894)

 (「辛謹」印《彙》1266)、 (「侯堂」印《彙》1075)

 (「侯猶」印《彙》1089)、 (「韓均」、「韓慶」《彙》2359、2365)

值得注意的是: 凡戰國文字增小圓點為飾, 或變橫畫為圓點之字, 都出現在比較莊重而正式的文字上, 如典雅的宗廟禮樂器, 精鑄的符節、及裝飾華麗的彝器上。相反的, 一些日常所用器物, 或兵器文字、竹木簡文則十分罕見。由此可知變橫畫為圓點, 與添加圓點繁飾, 同為美化意味濃厚的美術字體。這類字體較常見於三晉和楚蔡等地, 秦文字則未見。

三、變換偏旁位置

前文已說及戰國文字有普遍偏好瘦長的趨勢, 為配合字體修長流動之美感, 對於某些字偏旁位置之安排, 往往做些調整, 有時也增加一些偏旁, 使整個字體看來更為修長。如:

 此、 易、 然、 賜、 作、 深、 祖 (中山王鼎、壺)

 灘、 澗、 湘、 往（鄂君啟節）

 坪、 時（曾侯乙編鐘）

 泊（信陽楚簡）

 澤、 訓、 滅（三體石經古文）

變換偏旁位置的美化字體方式，在秦、漢璽印文字中經常可見，為配合方寸間各個字形的勻稱美觀，往往挪移其中部分偏旁。而挪移方式又每因實際需要而做各種安排，可左右對調，上下交錯，甚至正反互移等，形成璽印文字一大特色，亦即所謂「繆篆」之一種形式。如：壙字作、繁作、讎作、繼作、訾作⁷⁴等皆是。

討論繆篆問題時，本文所述的戰國美化字體的變直筆為曲筆，及變換偏旁位置兩類，應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透過這樣的了解之後，我們才能認識到漢人所謂繆篆的來源及意義。

四、肥筆

春秋末葉以來三晉及南楚盛行於垂直筆畫中點加肥筆的寫法，如：、、（智君子鑑《錄遺》519、520）（附圖三十四）（嗣子壺《三代》12·28、29）（附圖三十五），、、、、（吉日壬午劍《錄遺》601（附圖三十六）、、、（繁陽金劍《考古》1980：6）（圖三十七）等，這些字體流行地域正和加圓點為飾之分布地區相當，兩者之間關係十分密切，推測此類肥筆可能由加圓點之觀念蛻化而來。

另有些肥筆字經常和附加鳥形之字配合使用於兵器上，如：（宋公緄戈）（附圖三十八）、宋公尋戈）、（王子攷戈）（附圖三十九），知其性質十分相近。

另有特意強調文字末筆或字體下垂部分的寫法，以楚地最盛行，如：楚王禽肯盤（附圖四十）、、等。這種字體基本上融和了瘦長字體和肥筆兩種美化字體而來，但字寫得更盤旋，宛轉，又誇張垂筆部分，使整個字形更富流動紆迴之美

74 見《漢印文字徵》卷13：12；1：18；3：3；3：8等。

感。爲了強調這種美感，有時又在字形結構做若干調整，如楚字省去一個「木」旁，使形顯得更爲修長；王字則由於本身不易寫得瘦長，因此另外加上「」筆，成形，補足了修長飄逸的美感；同樣的乍字也另加形於字體下方，使成形。王字附加的，與乍字附加形，都是爲求美觀而增羨筆，與前節所討論的彎曲線條，作用是相同的。由此可知春秋戰國瘦長體與添加繁飾的鳥蟲書體，關係是十分密切的。而瘦長體流行區域與鳥蟲書使用區域基本上是相當一致的。

戰國不加繁飾的美術字體，大致如上述可分爲：直筆曲線化、橫筆變圓點、變換偏旁位置，及瘦長字體加圓點或肥筆、誇張字體末筆等。各類型之基本用意都在強調字體修長與流麗之美感。主要盛行於東、南方和三晉一帶，西秦則難得見到。

總之，探討戰國美術字體可分成兩大類型：一是添加各種繁飾以增美感的方式，另一則爲不加飾筆，僅在文字本身作各樣變化，使字體更美觀。兩類皆普見於秦國以外的東方各國，這種現象與王國維指出的東西土文字分用有相合之處⁷⁵。戰國美術字體有一共通趨向，就是表達文字修長美感的觀念，這些美化字體開啟了運用中國文字於藝術領域的坦途，這是研究書道史不可忽略的一個課題。此外，推究漢人整理文字時無論蕭何六書或王莽六書中有「繆篆」和「蟲書」（或作鳥蟲書）兩體⁷⁶我們發現兩體之來源正是戰國美術字體的兩種類型，前者源自不加繁飾類中的變直筆爲曲筆，及變換偏旁位置類；後者則源於附加繁飾類中的加鳥、蟲形類，這些觀念的建立，對釐清中國文字學史上各類書體的紛雜說法有直接助益。

75 參考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史籀篇敘錄〉、〈史籀篇疏證〉等文，見《觀堂集林》卷七、卷五及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古文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一分，209—252頁。

76 見許慎《說文解字·敘》。

引用書目

(一)

- 《漢書補注》 藝文印書館影本
- 《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 鼎文書局標點本
- 《說文解字注》 藝文印書館影印經韻樓本 1965
-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薛尚功 1144
- 《古今注》 崔豹 幾輔叢書本
- 《觀堂集林》 王國維 1921 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影本
- 《秦金文錄》 容庚 1931 聯貫出版社1971年影本
- 《古代銘刻彙考》 郭沫若 1933
- 《青銅時代》 郭沫若 1945 文治出版社翻印本
- 《三代吉金文存》 羅振玉 1937 明倫出版社1970年影本，簡稱《三代》
- 《商周彝器通考》 容庚 1941
- 《巖窟吉金圖錄》 梁上椿 1943 簡稱《巖窟》
- 《商周金文錄遺》 于省吾 1957 明倫出版社1971年影本，簡稱《錄遺》
- 《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 展覽籌備會 1958 簡稱《五省》
- 《殷周青銅器通論》 容庚 張維持 1958
- 《漢印文字徵》 羅福頤 藝文印書館
- 《古璽文編》 故宮博物院 文物出版社 1981 簡稱《文編》
- 《古璽彙編》 故宮博物院 香港中華書局1981 簡稱《彙》
- 《古璽文字徵》 羅福頤 藝文印書館
- 《金文總集》 嚴一萍 藝文印書館 1983
- 《歷代書法論文選》 華正書局 1984
- 《山谷題跋》 商務書局影印叢書集成本
- 《羅雪堂先生全集》 文華出版社影印本

《美術叢書》 藝文印書館

(二)

于豪亮 〈中山三器銘文考釋〉，《考古學報》1979年2期。

王國維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觀堂集林》卷七。

王國維 〈鬼方昆夷獫狁考〉，《觀堂集林》。

石志廉 〈楚王孫魚銅戈〉，《文物》1963年3期。

朱德熙 裘錫圭 〈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1期。

李學勤 〈談張掖都尉榮信〉，《文物》1978年1期。

林素清 〈論先秦文字中的「＝」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四分。

林素清 〈談戰國文字的簡化現象〉，《大陸雜誌》第72卷5期。

林素清 〈說文古籀文重探—兼論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一分。

容 庚 〈鳥書考〉，《燕京學報》第16期1934。

容 庚 〈鳥書考補注〉，《燕京學報》第17期1935。

容 庚 〈鳥書三考〉，《燕京學報》第23期1938。

容 庚 〈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64年1期。

馬國權 〈繆篆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馬國權 〈鳥蟲書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孫稚雛 〈中山王譽鼎、壺的年代史實及其意義〉，《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曹 汛 〈潁河尖古城和漢安平瓦當〉，《考古》1980年6期。

張政烺 〈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曾憲通 〈吳王鐘銘考釋〉，《古文字學論集》。

裘錫圭 〈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7期。

董作賓 〈殷代的鳥書〉，《大陸雜誌》6卷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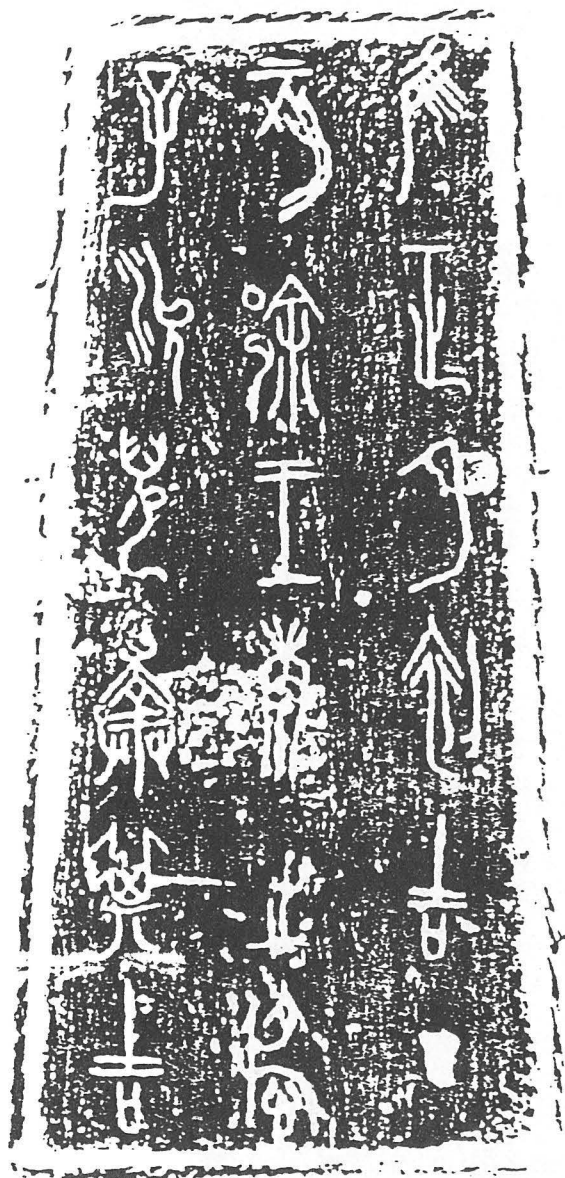
林 素 清

趙世綱 劉笑春 〈王子午鼎銘文試釋〉，《文物》1980年10期。

劉 雨 〈關於安徽南陵吳王光劍銘釋文〉，《文物》1982年8期。

蘇瑩輝 〈論先秦時期以鳥篆銘兵的動機〉，《民主中國》8卷10期。

附圖一(1)：沈兒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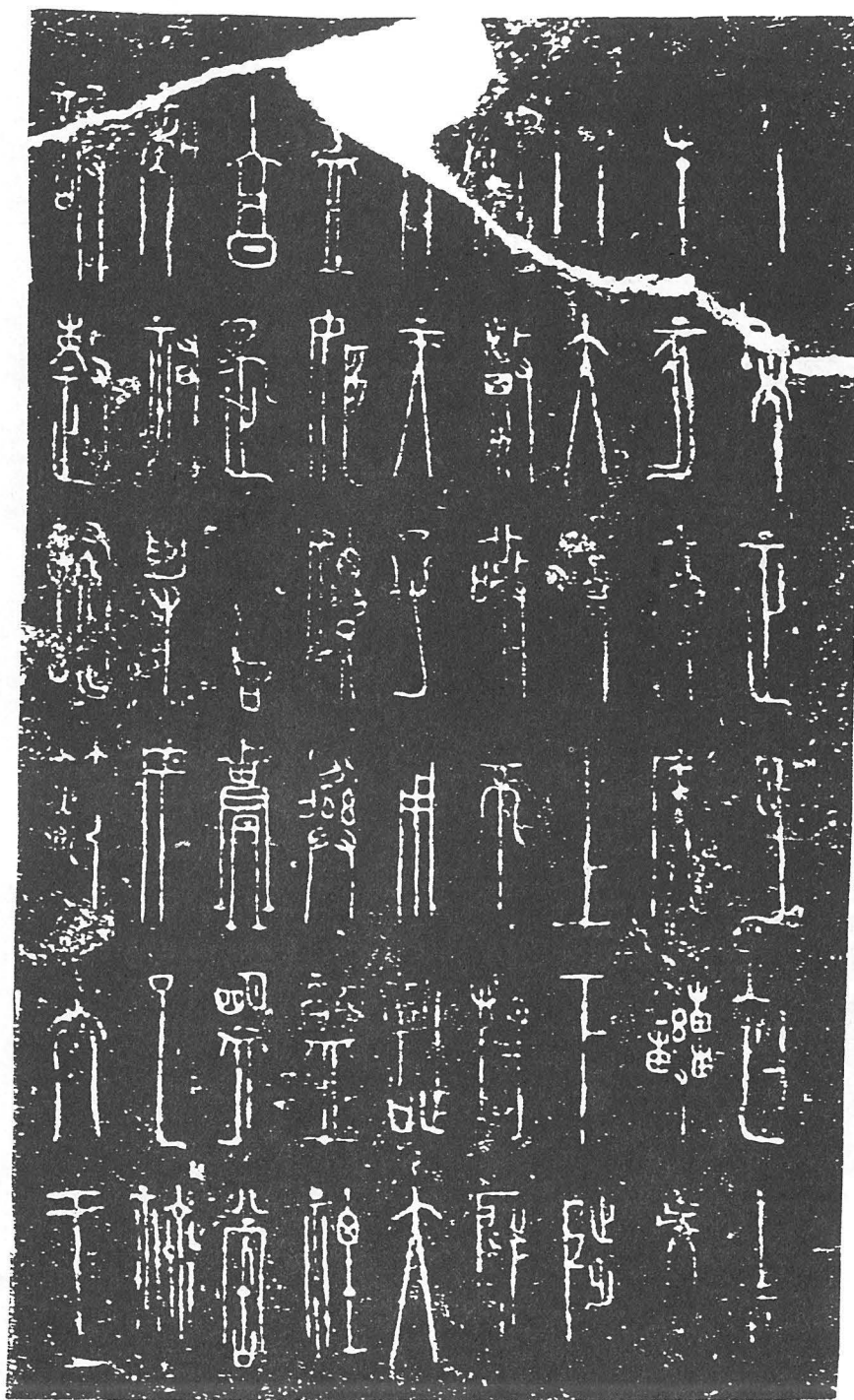
附圖一(2)：子璋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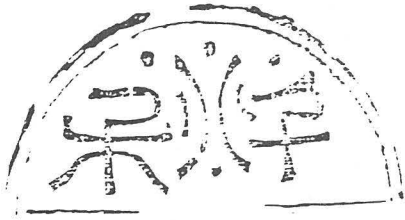
附圖二：許子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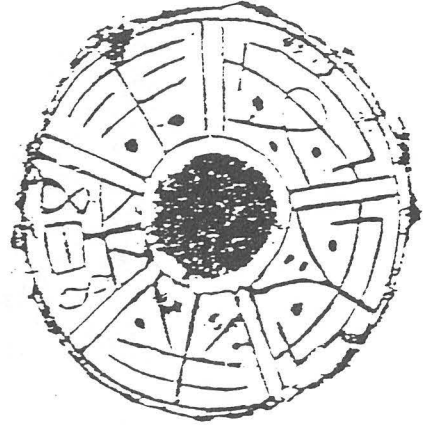
附圖三：蔡侯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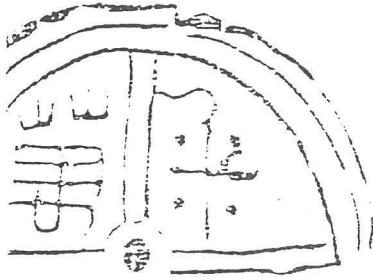
附圖四：「千秋」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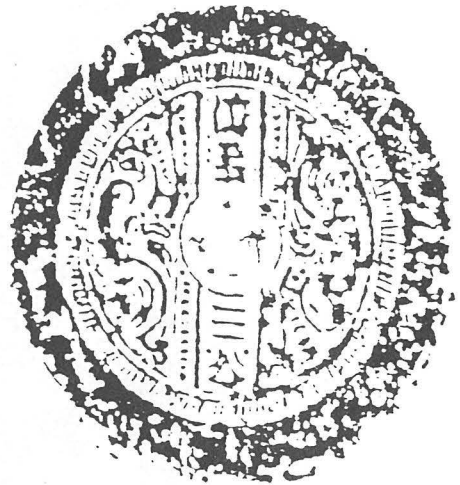
附圖七：「安平樂未央」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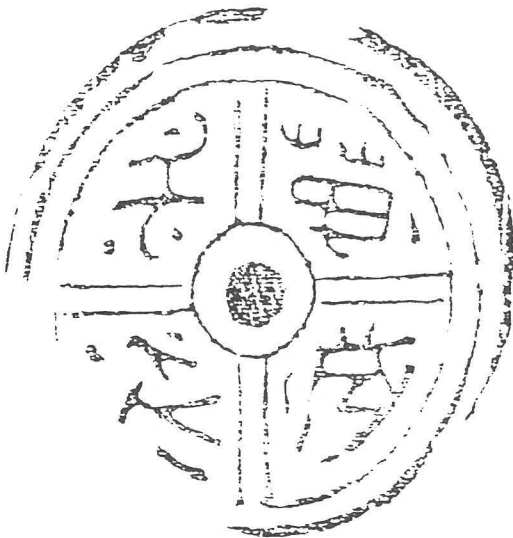
附圖五：「千萬」瓦



附圖八：「位至三公」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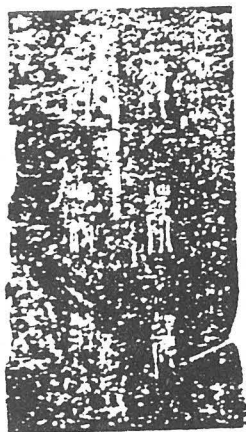


附圖六：「千秋萬歲」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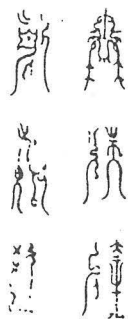


附圖九：蔡侯產劍(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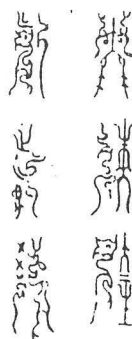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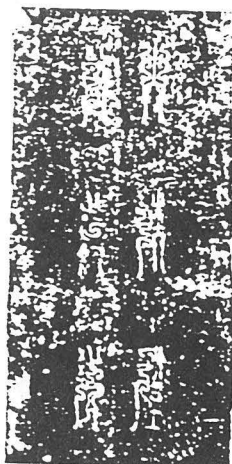
(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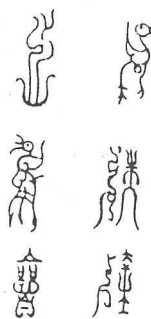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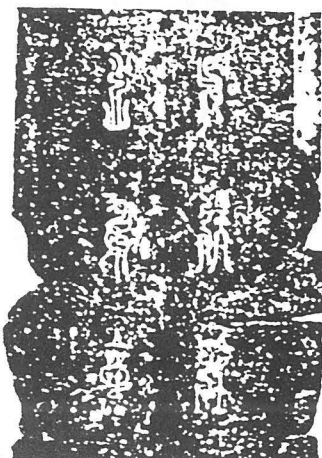
(摹本)



(一)
蔡侯產
乍黃效



(二)
蔡侯產
乍黃效



(三)
蔡侯產
之用僉

附圖十：越王州句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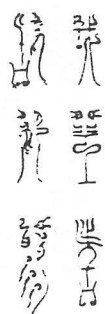
(1)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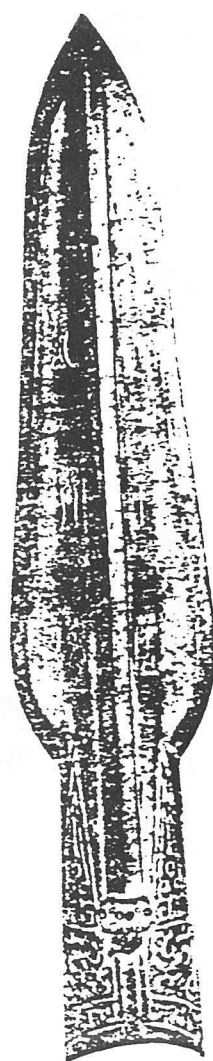


(2)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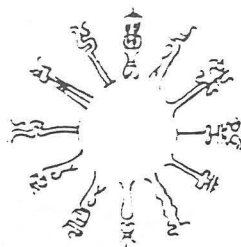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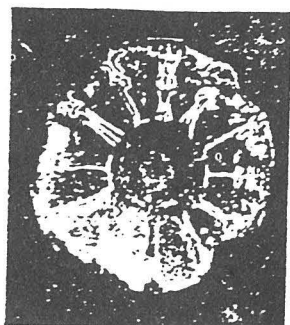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越王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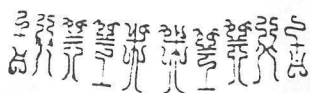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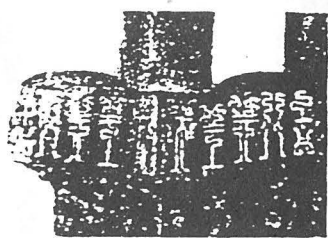

 (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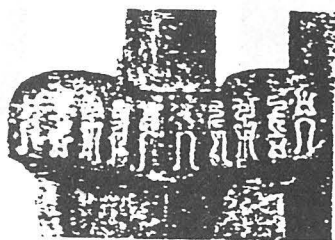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二：越王丌北古劍



(劍首銘文 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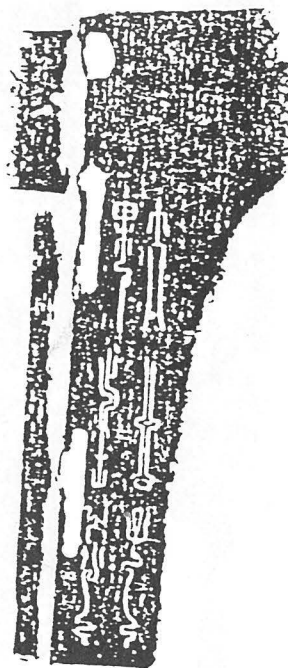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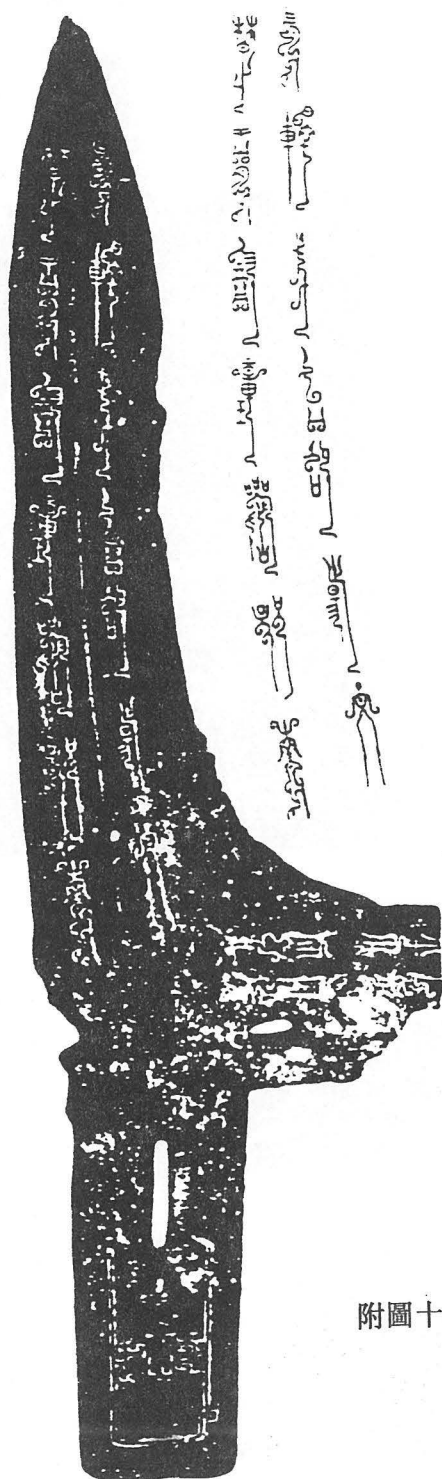
(劍格銘文正面 摹本)



(劍格銘文背面 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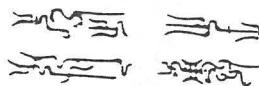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
蔡公子果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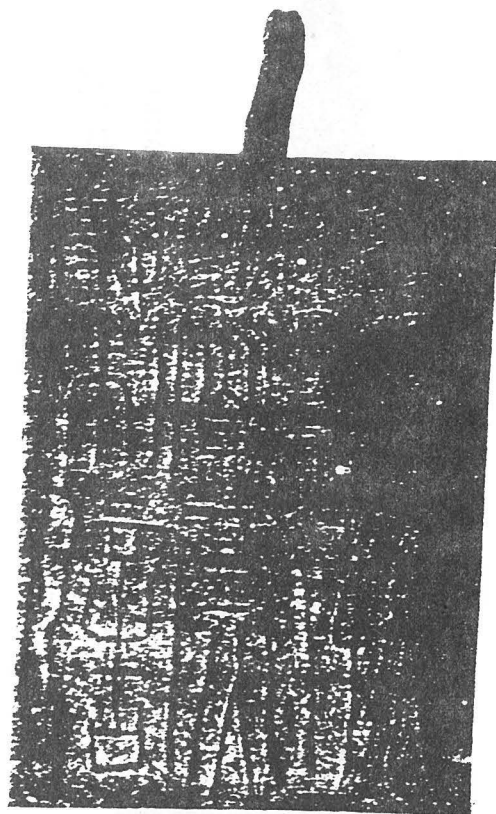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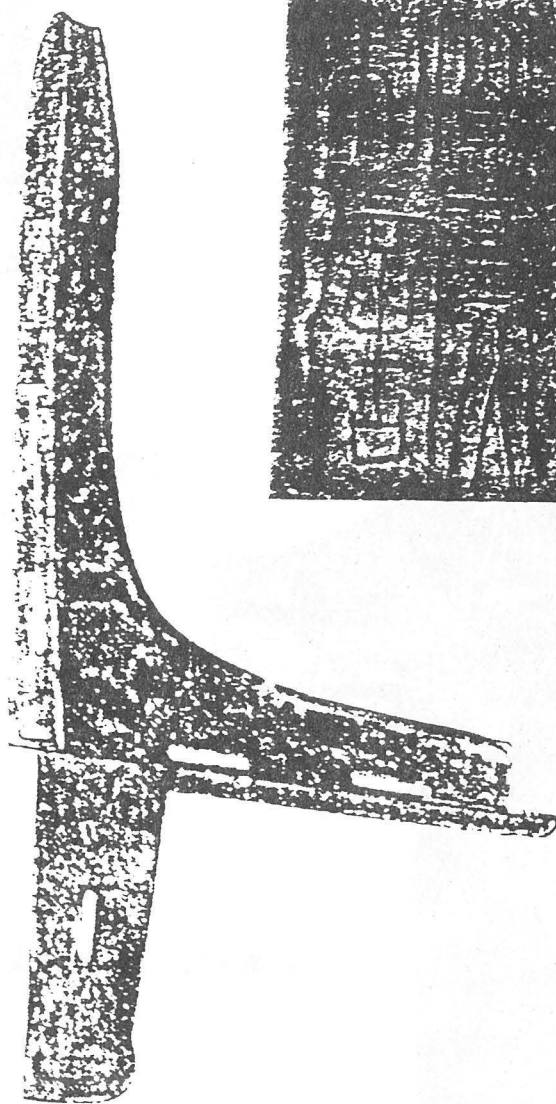
附圖十四：楚王畬璋戈

附圖十六：王子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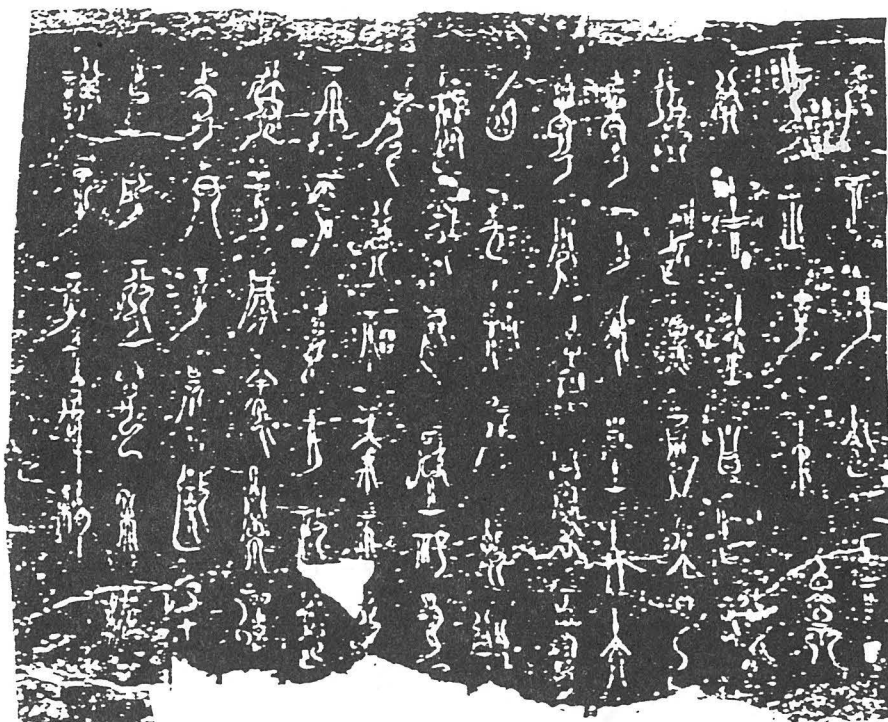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八：張掖都尉柴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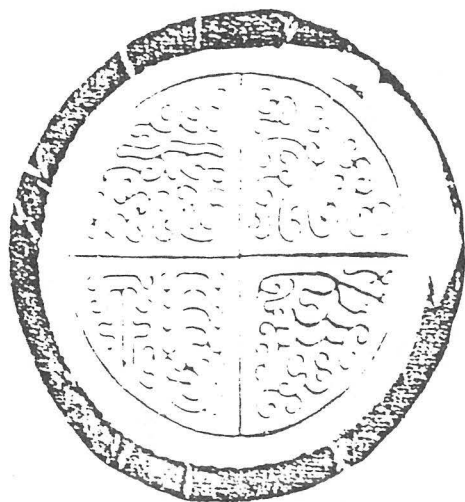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楚王孫漁戈



附圖十七：王子午鼎



附圖十九：「永受嘉福」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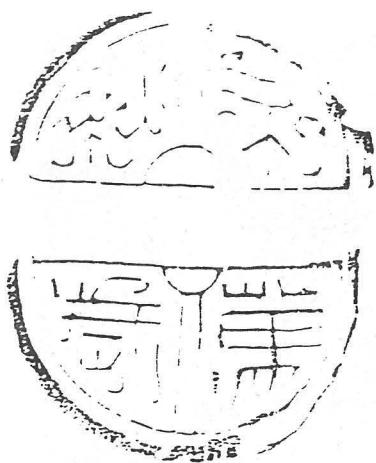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
「祭睢」印



附圖二十一：
「東憲私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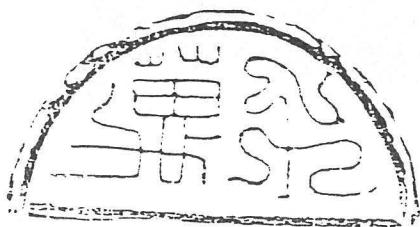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二：「千秋」、「萬歲」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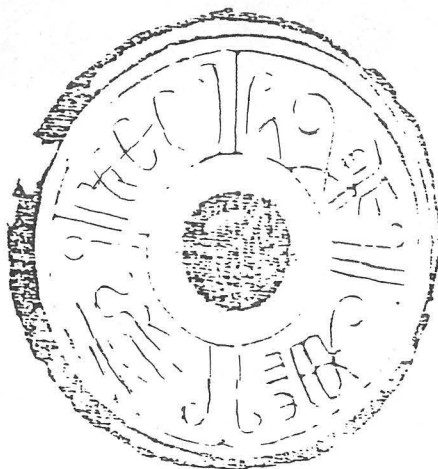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五：「千秋萬歲」瓦



附圖二十三：「千萬」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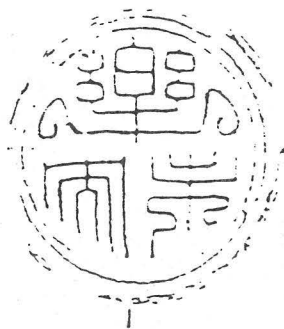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六：「千秋萬歲」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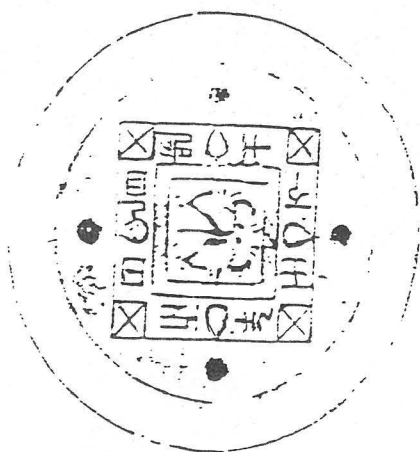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四：「千秋萬歲」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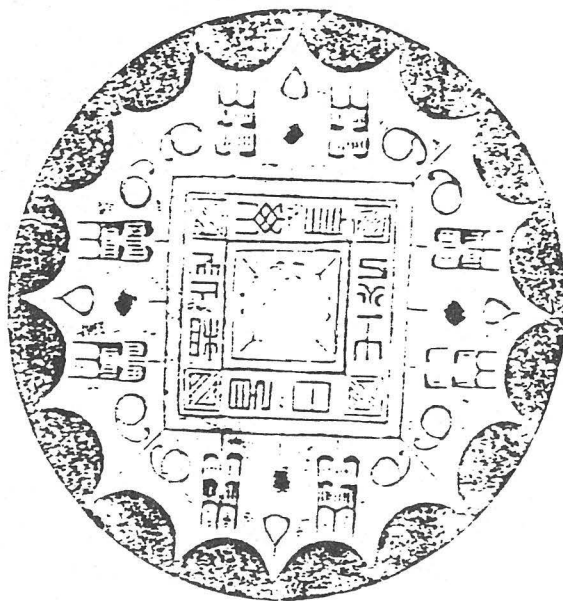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七：「樂未央」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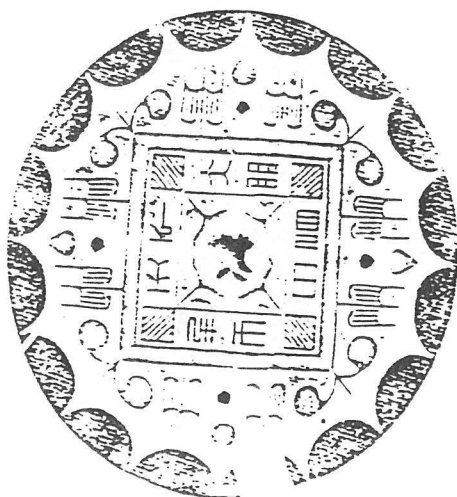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八：日光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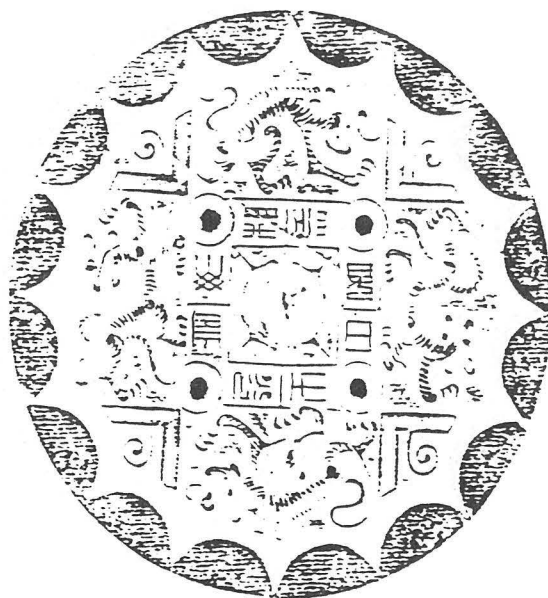
附圖二十九：日光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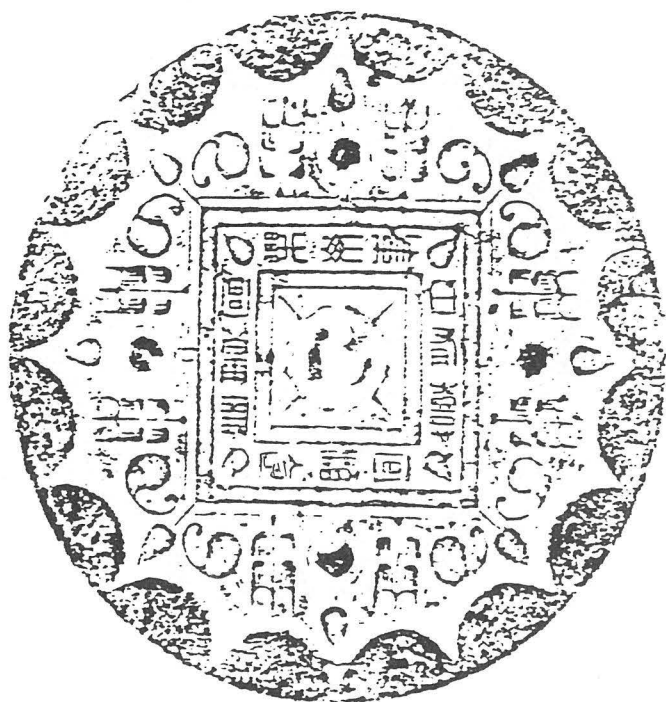
附圖三十：日光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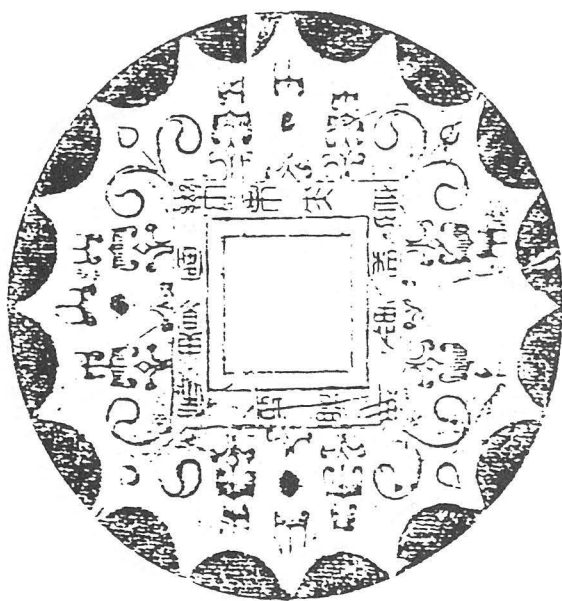
附圖三十一：日光鏡



附圖三十二：貴富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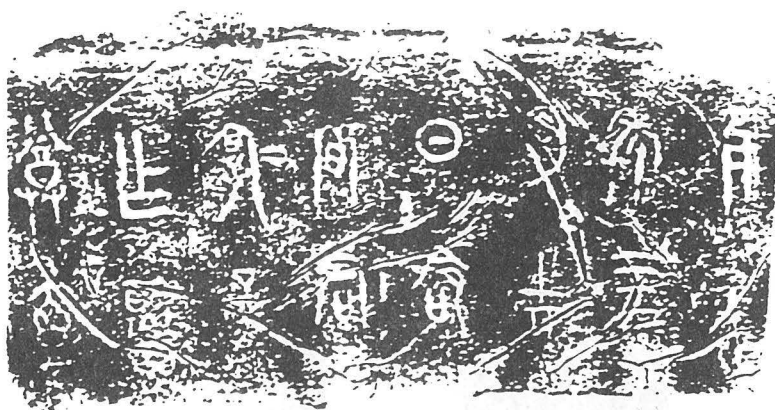


附圖三十三：相思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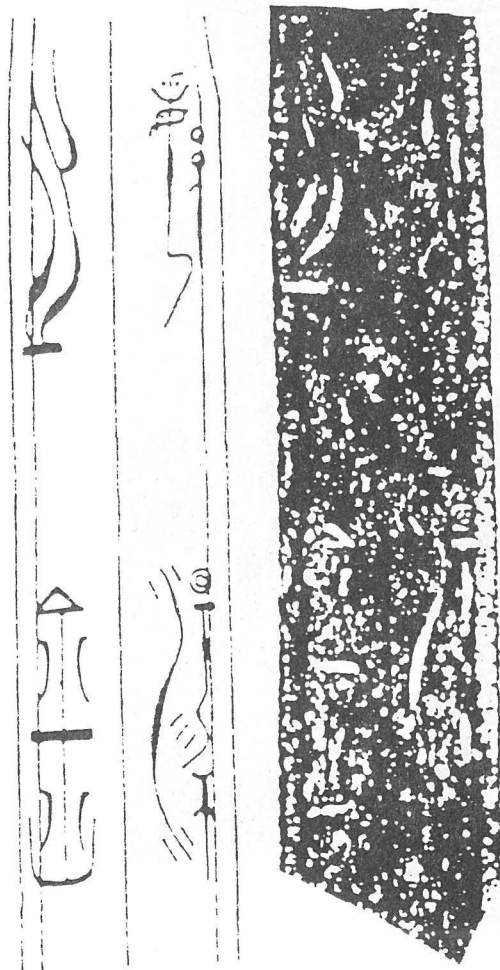


附圖三十四：
智君子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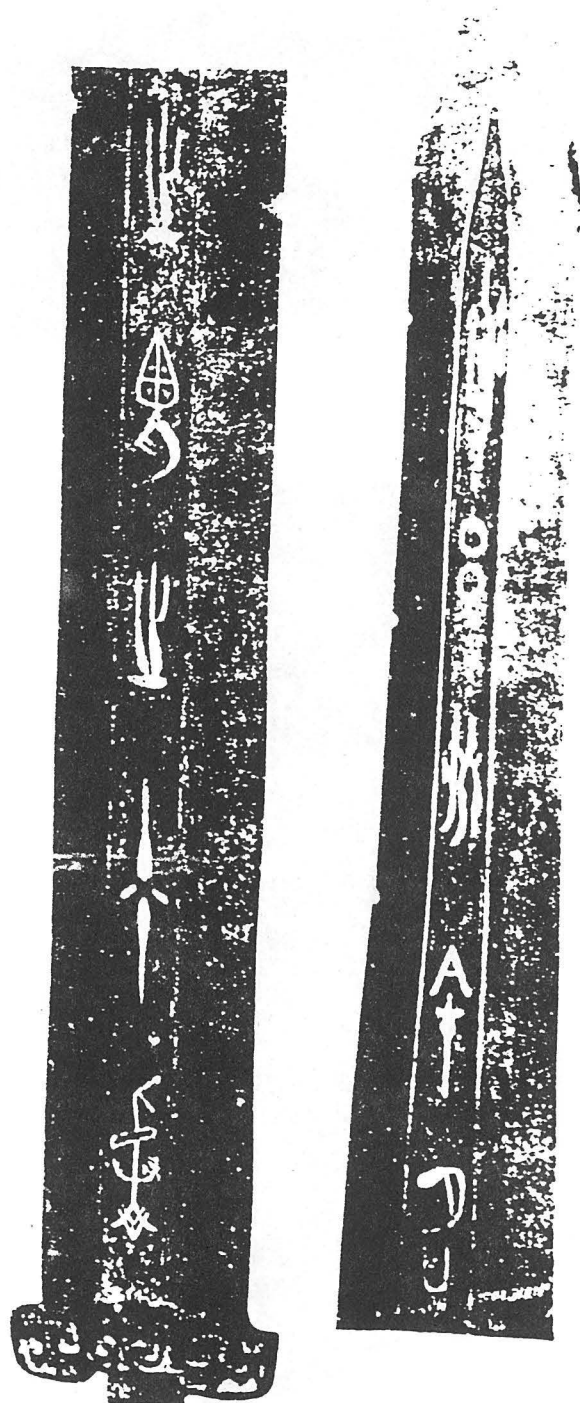




附圖三十五：嗣子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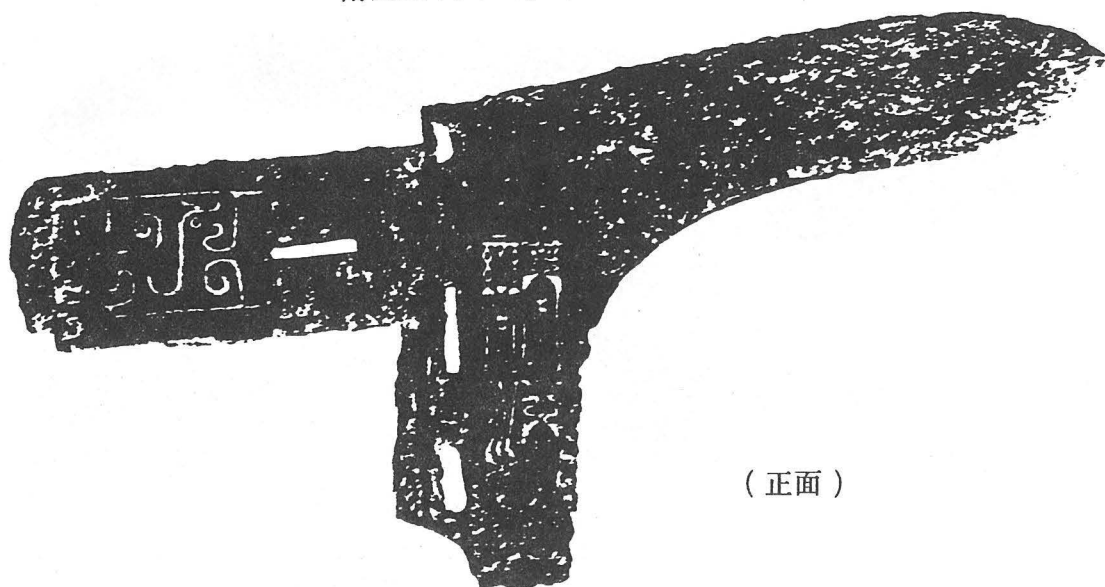


附圖三十七：繁陽之金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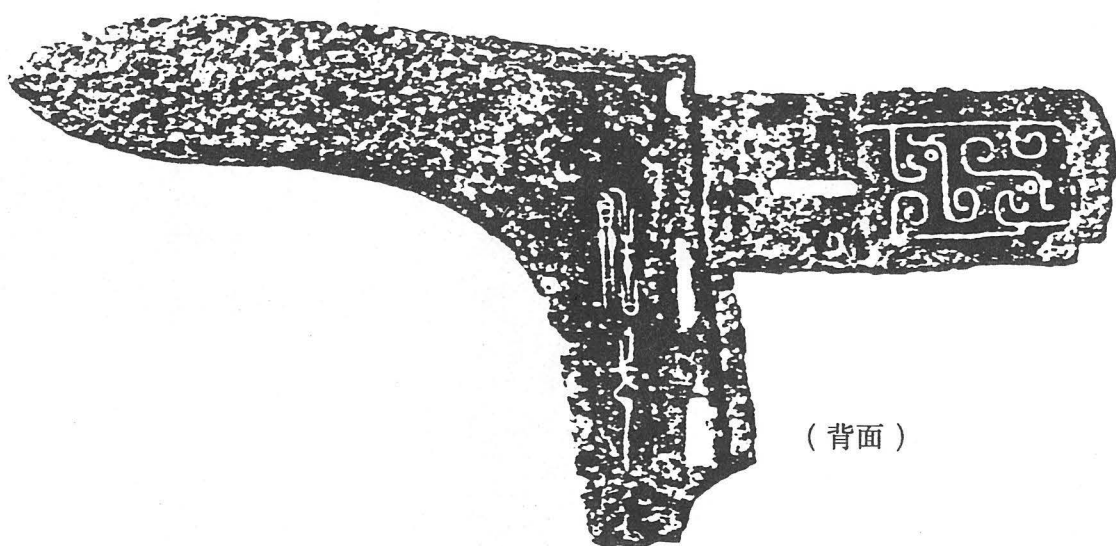


附圖三十六：吉日壬午劍

附圖三十八：宋公緡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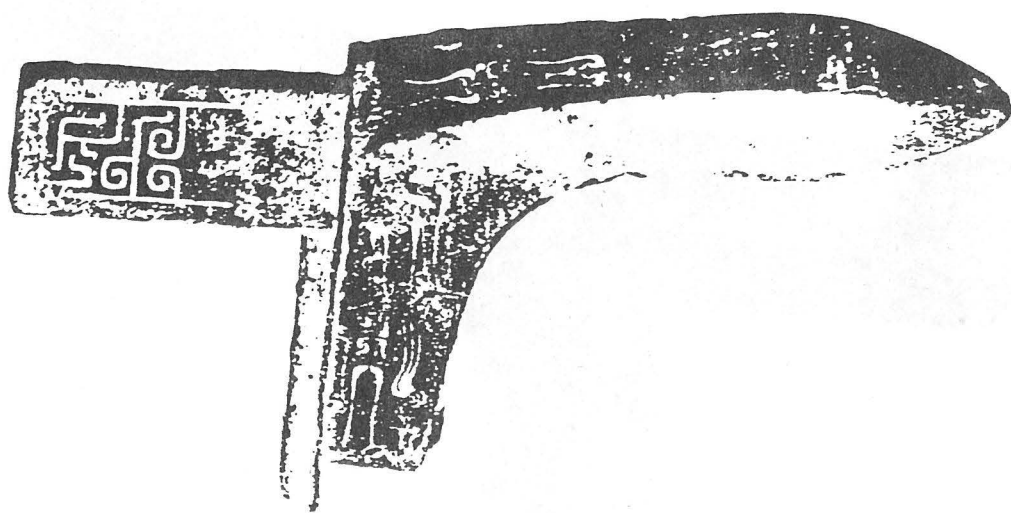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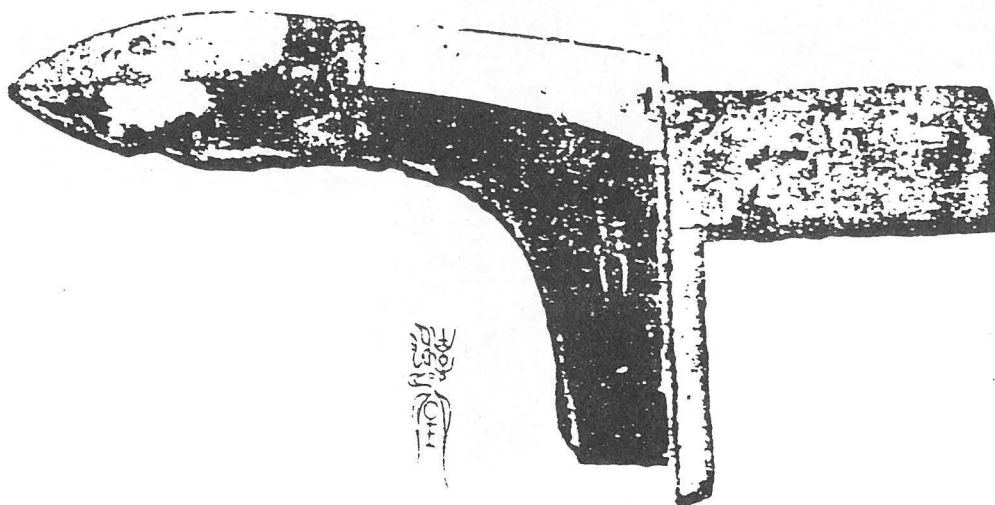


(背面)

附圖三十九：王子攸戈



(正面)



(背面)

附圖四 十：楚王禽肯盤

